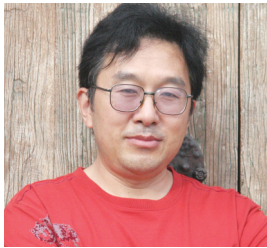


◇ 亦文亦画 冯杰专栏



冯杰,诗人,作家,文人画家。获过台湾《联合报》文学奖、梁实秋文学奖等。出版散文集《丈量黑夜的方式》《泥花散帖》《田园书》等十余部作品。

◇ 营闲事 王亚专栏



王亚,作家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涯》《芙蓉》《雨花》《滇池》《散文选刊》等,出版有散文集《茶烟起》《营闲事》《声色记》《此岸流水彼岸花》《一些闲时》《今生最爱李清照》等。

◇ 草木慈悲 许冬林专栏



许冬林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散文作品发表于《十月》《散文》等刊物,著有散文集《日暮苍山远》《养一缸荷,养一缸菱》《忽有斯人可想》等十部,及长篇小说《大江大海》等。

口

口和嘴无关。不是一张布满黄牙、烟熏火燎的大嘴,那一方幽深的隧道里有弥天口臭和无边的饥饿。说“口”是断定一个人性格厉害。

脾气不好,暴劣,耍小脾气,语言冒犯。具备了这四项因素,都可以称“口”。

这个口语带有性别色彩。词语阴性。有一个指涉范围,多形容女人,像描眉、染凤仙花一样,多修饰年轻或未出嫁的姑娘。一般不对乡村男人使用,可以称男人为坏,为奸,为姦种,没有称“口”的。

二大娘有一个口头谚:“口女出嫁,不刮风就下。”她说很准,老天爷会对村里的“口女们”开一个玩笑。

一个女人出嫁那一天,恰巧赶上一场风雨,

路途艰难,抬轿的人粘掉了鞋,就多说这句,自嘲中找到了粘掉鞋的理由。一村人都认为这是平时新娘子在家不听话,脾气暴劣所至。

它的来源是从一种形象上得来的意象:厉害的乡村姑娘,张开樱桃小口,可以看到一排明亮的小虎牙了。洁白,锋利,得理不饶人,无理辩三分。

“眶”(kōu)是眼珠子陷在眼眶里,没有“口”意准,也养眼。

那些北中原的女人们,从家里出走的那一时刻,开始了另一种平凡艰辛的日子。所谓的“口”,只是嘴皮子上的功夫,更多女人是刀子嘴,豆腐心。

譬如我二大娘和村干部骂阵,每一次词语都不重样,贵在创新。

新岁展庆

新岁展庆,挑灯捡诗。己亥除夕,谄得“春”句八行,如下:

除夕岁尽庆春时,我自挑灯捡春诗。
老父偏好初春酒,稚子齐着新春衣。
临春处处升平乐,春语晏晏音问迟。
信手裁春与君寄,同得几分春意思。

岁晏自当说吉祥话,实则今岁颇不平静,惟新岁得闲,日日居家读帖捉字。

苏东坡有《新岁展庆帖》。黄州第二年正月初二,东坡书一纸寄陈季常,新岁展庆之余兼上元邀约。

此帖字数不足二百,无非新年问候,又问起居如何,问何日可入城,又告知另一友人公择过了上元才来,大约月末才到,你要不也此时来?又恐季常见怪,再说明上元时自己房屋起造一应事宜未完,不得夜游。又说随信送上扶劣膏。终于切入正题,我要向你借木茶臼啊,其实并非借来常用,而是仿制。自然,以铜仿制也未必合心意。若有人能往建州走一遭就更好了,去之前先往季常处看过茶臼模样,便可照这样子买一副回来了。到此该说完了吧?他还再加一句,“乞暂付去人,专爱护,便纳上。”意思是,乞求您暂时交给我派去借茶臼的人,一定好好爱护,仿制完成了即便还回去。

时值新岁,得了东坡荒地,又逢新屋起造,故友来访。大约自来黄州,未曾有此适。东坡这一纸“展庆”写得十分松弛,如月下缓行,是逍遥游。

苏东坡的逍遥不是庄周的逍遥,没有天空地阔,没有高樗大椿,没有大鹏之抟风九万里,没有神人之乘云气游乎四海。庄子逍遥游所有的“大”,他都没有,他只有“小”。东坡小荒地,坡下小茅屋,枝上小鸣蛩,草间小斑鸠,无妨逍遥。

不能御风而行,那就曳杖,竹杖芒鞋轻胜马。无红日大光,那就看远灯明灭疏星澹月。再作一曲《哨遍》,叫童子唱来,他在东坡歇了耒耜,执牛角为童子击节,和他一句“归去来”。日落西山,月挂东梢,月光澄澈空明如水。嗯,去承天寺寻张怀民,做两个闲人。陈季常李公择若来,便茶臼研碎小龙团,熬去许多不眠夜。最不济就择了东坡野蔬,煮上一锅菜羹,饱食后,睡一觉,次日仍旧杂处渔樵之中,放浪山水之间。

与《新岁展庆帖》笔墨意气近似的还有《啜茶帖》,全帖仅卅二字,通音问,约啜茶,谈起居,着笔看似漫不经心,实则气脉贯通,布白错落。语与字皆缓带轻裘,有间有暇,可见形容、情态、意趣,是一位闲逸淡泊的君子,而又如此生动。



《新岁展庆帖》的逍遥是陶渊明式的,正月初二,问陈季常借了一个茶臼。这陈季常就是“河东狮吼”的那一位。不赘述。

此帖可名《借茶臼帖》或《正月初二帖》。

苏东坡正月初二借茶臼都算不得什么,颜真卿曾乞米。借米不说借,说“乞”,大约能存些颜面吧。相较而言,如今白话的“讨米”简直有嗟来之食的屈辱。拙于生计,举家数月吃粥,到如今箪瓢屡空。“乞米”也须有气骨,一字一句立得极稳,又不卑不亢。这是《乞米帖》。

我读此二帖时,亦在正月初二,庚子年,困厄不得出。幸得柜中有米油篮里有菜蔬架上有书册,除却翻书,只剩了吃睡二字。

随手翻到《东坡志林》中两则,一则讲措大吃饭,一则说李岩睡觉。囿于斗室久了,也算圆了措大之志,得了吃饭三昧,可与边韶敌手,免去陈抟辟谷。措大是穷书生,志向是吃了便睡睡了再吃,李岩嗜睡,边韶懒读书但欲睡,陈抟辟谷一睡百余日。穷书生我算得半个,我如今也是吃了便睡睡了再吃,这番吃睡法,也不知哪日才算完结。窗外日光大好,窗外事仍旧糟糕,此刻做个聪辩先生想来不错。

还在新年,仍须祝颂吉祥,岁亦无恙。

唐的柳堤上,袅袅婷婷地走过。

盛夏之中,有一个美丽忧伤的节日——七夕,我们在七夕之夜与情人花前月下时,想起的是人间天上的牛郎织女。我们大约不会想到李煜。李煜生在七夕,死在七夕。他从父亲手里接过来的江山已经是残缺的江山,父亲李璟写过很著名的一句“小楼吹彻玉笙寒”,简直像是一句谶语。风吹梧桐,一座南唐的王宫御苑都在残月晨霜里凉寂下去了。即便李煜以臣子之礼侍奉骨骼高耸的北宋,即便一国之主的他见宋使时连龙袍都不敢穿,但他所有的努力与谨慎都徒然得像一个笑话。

好在,还有梧桐,还有梧桐这个文学意象让他聊以排遣一腔春水怨愁。这个“千古词帝”,他在政治那里遭遇的尴尬和笑话,在文学的檐下,被秋风梧桐一一拂去。在一千多年的文学长亭里,文学还他以尊严,以尊贵。他在诗词里再生了自己的骨骼,拥有了独立的姿态。

我想,这个世上,是生长着两棵中国梧桐的。一棵长在凤凰于飞的华夏土地上,蓬勃茂盛,承载神话;一棵长在南唐之后的文学里,书写着深具美学意味的孤独。

见梧桐,忆南唐

晚间散步,遇到一棵枝叶蓊郁的梧桐。跟身边人说:这是中国梧桐,又叫青桐,是凤凰居住的梧桐,是唐诗宋词频频吟咏的梧桐,也是古人制琴的那种桐木。

每见梧桐,就会想起李煜,想起南唐,像想起精神上的一位兄长。

我想,在南唐的宫苑里,在丝竹悠扬的小楼上,一定也有一张高贵的古琴陈在琴几上,上面纤指弹拨,替人诉说忧伤。

喜欢“南唐”这国名许多年了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李煜,因为那句“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”。秋夜雨声里读李煜词,忽然想起来查查南唐国址。查到后一惊,竟就是今天江西、安徽和江苏一带,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江南江北呀。天,我一时感慨不已。我今生长、生活四十余年的这方土地,原是旧时南唐之国。那个被后人称为南唐后主的李煜,他在南京,与我只一江之隔。

只是,如今一江之隔的南京,多的是法国梧桐。南京多法梧的原因,据说

有三个版本。一个版本说是法国传教引进的。一种说是孙中山喜欢法国梧桐,法国梧桐又名三球悬铃木,可象征三民主义,所以中山先生在南京广种梧桐。流传最广最动人的版本是,因为宋美龄喜欢法国梧桐,所以蒋介石从法国引进两万棵树种,从美龄宫种到中山北路,秋天梧桐叶黄时,从空中俯瞰,梧桐连荫成一串宝石项链,仿佛替人款款表达爱意。

一千多年前,李煜在他的南唐都城今日南京徘徊不眠时,宫阶下,风吹梧桐,满院秋色。他大约不会知道,一千年后,风还在吹,雨还在下,江南的烟雨月色中婆婆摇动的大多已是千万棵外来树种——法国梧桐。

如果没有战争,南唐多好啊——占据着长江中下游的江南江北肥沃国土,岸上采桑采茶,水里采莲采菱。物产丰饶,经济发达,支撑起文化繁荣,从民间到宫苑,南唐的空气里飘满诗酒芬芳……如果可以穿越,让我选择一个古代的王朝来度红尘,我真愿意在南